# 芝園外集

芝園外集卷之十一

說林十一

國事林

或問曰莊子有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然乎石瀆子曰此非識治者之言也規矩定而後方員判焉準平也而後能察物之枉繩直也而後能糾物之曲蓋規矩準繩在我者也而方員平直則皆自我出者也操之則一散之則萬豈其有二致乎故相湯之伊尹即耕莘之伊尹也中興之傅說即築巖之傅說也佐周之

呂尚即釣渭之呂尚也方其未遇也修其在已者而已矣一其規矩準繩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則舉而措之耳如重為其身而輕為天下國家則是治身一道也治國家又一道也治天下又一道也貞不於規方不於矩平直不於準繩則將何以為擬乎

衛文公重裘累茵見負薪者而屢哭之問曰何故對曰雪下衣薄故失薪衛公顔色大懼乃開府金出倉廪以賑貧窮曰吾恐隣國貪養賢以勝吾也石羊子曰文公亦不仁哉夫王者之於民也盖之

如天容之如地保之如亦子故未飢而恤其飢未寒而恤其寒容有凍餓困踣者哉如寒也而後與之衣飢也而後與之食周其耳目之所及而不周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民之展轉於溝壑者可勝計哉君子是以知衛之止于衛矣

善諫者秉其君之不意納諫者亦出其所不意故不煩詞說而引之於道不難矣昔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乎曰然曰近市亦知物之貴賤乎曰何不知也公曰然則何貴而何賤對曰踊貴而屨賤時公方繁刑聞之慼然而即弛其罰昭烈之

治蜀也方嚴酒禁凡有釀具者皆殺之一日簡雍
侍而登樓見一少年與婦人同行白先主曰彼將
行姦何不執之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淫具何
故不知先主悟其旨遂緩酒禁夫說穫非所以止
刑也男女非所以瀹釀也言之易入而聽者即悟
蓋出其不意而適投其機耳彼穎考叔之饋毋左
師觸龍之愛少其事不同要皆納約自牖之義也
上焉者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其次則臣其客下
此則王與客胥失矣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曰噫
老矣鬻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巳老矣坐營國

事臣年尚少文王遂師之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有二鴻過焉公曰彼鴻也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上下所欲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故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者亡項羽之亡不在烏江之戰而在范增之死袁紹之亡不在官渡之敗而在田豐之誅魏之亡也以范雎虞之亡也以百里奚古有言曰仕有五瘴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

酣燕褻閣王事此飲食之障也侵年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障也盛選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障也此五障者今之士人率多不免然又有五障焉奴顏婢膝佞諛百端顛倒可否以希意旨此事上之障也以便嬖為心腹以漁獵為股肱而舞文弄法之徒蟠結左右此馭下之障也捃摭休廢曰不畏強禦引掖刁惡曰扶植善良是非不白而勸懲不行此沽名之障也以官府為傳舍以群黎為胡越突尚未黔而苞苴是營結納權貴以求遷擢此干進之障也陽予而陰奪朝令而夕更令甲不

遵鈞稽不密而吏胥得以操縱其間此政令之瘴也干者不除而欲民之能安政之無僻不可得也泰阿在手無弗威也授人以柄而使之傳刃焉則我友見威矣烏號在臂無弗懾也教人以彀而使之注矢焉則我反見懾矣爵祿刑賞固人主之泰阿烏號所以控馭海內也而可以頃刻假人乎故宵衣旰食非以溺勞也明目達聰非以眩察也總攬獨斷非以侵下也宅賢纘俊非以寵倖也以為威福者人情之所覬覦也而操舍者天下之所觀望也為之不預而欲格奸塞亂其道亡繇也齒輅

之誅無將之戒豈其虛設禁而已哉胡亥惟不知此而嬖趙高以為厮養畜之而已卒之鹿馬之詐成而閻樂之刃入唐明皇惟不知此而嬖李林甫以為腹心委之而已卒之中外之政亂而漁陽之鼓振又況王莽曹操之徒乎人有言五丈之城而樓季不輕犯也非樓季之不勇也防峻故也泰山之高千仞而跛䍧牧其上非跛䍧之能捷也漸夷故也不能峻其防而欲奸人之不運其籌也胡可得乎

曹之國人有夢衆君子謀於社宮欲亡曹曹叔振

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而無其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祀論者以國人之夢為信玄谷子曰亡曹者伯陽而非公孫彊也夫君國之表也而臣則附表者也故舜舉臯陶而不仁者遠湯舉伊尹

而不仁者遠上好貨則聚斂之臣進矣上好兵則擊鬭之臣進矣上好獵則狗馬之臣進矣上好俠則滑稽之臣進矣此猶影之從表不得而他者也使伯陽也而能修振鐸之業行仁義之政以不替伯王之餘烈不妄嗜好不貪戰爭則雖百公孫彊也其如曹社何哉故曰亡曹者伯陽而非公孫彊也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

父之烈侯屢問而終不與乃聽番吾君之言進牛畜荀欣徐越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悅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荀欣徐越賜相國衣二襲玄石子曰公仲其善格君者歟夫田者國家之所輕也而嬖倖者人主之所易溺也烈侯之於槍石屢舉而屢屬其注意亦勤矣使公仲連正言而彊諫觸迕而不納則君有拒諫之名而臣負逆命之罪亦何救於失政哉陽爲之諾

而默運其籌誠欲得當以悟主耳一聞吾君之言而進弼亮之士三人善道一入而遽寢歌者之田上下交驩而賜予不繆以尊賢之名而易寵倖之舉可不謂之善格君者乎非此三人者之進也一公仲連獨如烈侯何哉

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曰吾知之矣居數月而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玄真子曰夫人莫

易於縱欲莫難於制情蓋大抵然矣何則嚴陛之嚴不若宮闈之肆也法從之列不若妖麗之陳也諍論之苦不若燕暱之適也金石之奏不若歌舞之懽也英君哲辟豈其獨異於人情哉顧乃舍此而取彼未明求衣日旰忘食夙夜所為凜凜曾不敢一息肆於民上何哉誠以吾之所不快而易吾所大快以所不欲而易吾所大欲也不然鴆毒殺身女禍亡國豈待易世而後見哉方莊王下拒諫之令縣不赦之誅以為肆志寵樂可以沒身無憾矣及聞伍舉蘇從之諫明於安危之幾乃翻然改

悟任賢圖理卒之覇長中國而顯名天下豈其徼取非望者哉他若南巢之放太白之誅江都之僇馬嵬之竄當其時豈無有伍舉蘇從之諫者哉而不能為楚莊之聽禍之及也庸可逃乎

秦二世以趙高之逆謀齋于望夷宮高詐詔郎中令與其壻閻樂將兵入宮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責數二世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隋煬帝大業末

盜賊蜂起天下朝貢皆不通帝與群臣議詔十三道起兵討叛迄無應者帝顧嬖臣王義曰汝知天下亂乎義泣曰天下大亂固非今日履霜堅氷其來久矣帝曰若然何不早教我也義曰臣卒不早言古則臣死久矣未幾義即自刎不數日而亂作玄符子曰秦隋之亡也宜哉虐焰滔天積屍蔽野樂禍而無厭使其臣緘口結舌不得盡言於未亂之前所用者趙高麻叔謀之徒聾瞽耳目以殖江山之怨及望夷之兵既逼江都之禍已成而乃追咎讜言之不聞也不亦晚乎諺曰大厦被燒而取

水於滄海洪濛凌空而伐舟於長林庸何及矣
晉文公初得國賞從亡功祿不及介子推子推亦
不言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推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矣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遂入綿上山
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
介山以記吾過范蠡事越王勾踐深謀二十餘年
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
還反國為書辭勾踐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治
之不然將加誅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
珠玉自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

踐表會稽之山以為范蠡奉邑玄眞子曰推之從
亡也文侯無晉而有晉蠡之事主也勾踐亡越而
覇越尊主顯名世豈有二哉蛇輔之榮分國之報
且將及之矣一則逃名以入山一則全身而浮海
讓盖世之功而廻急流之棹何其奇也論者以為
蠡之避誅不若推之遜祿然敝屣富貴而甘心於
耕漁之賤苦身僇力以糊其口斯亦難矣不然晉
文之封介田其心誠有所不釋也以勾踐之殘暴
何有於蠡而有稽山之表乎卒之呂郤方靖而六
卿爭政互相魚肉蠡亡未幾而大夫種遽齒鐲鏤

以死豈非二子者有以先燭其然哉世之人無介推范蠡之功無文侯勾踐之知而依違淟涊以僥其富貴誠未知其駕之所稅也

漢武帝溺意神仙慱求延齡致物之術方士李少君欒大之屬往往詐窮誅死迄不少衰東方朔請間曰陛下之所為好神仙也得非欲以郤疾已病乎曰然得非欲以長生不死乎曰然曰若是則陛下之為計亦謬矣衆庶以一身為壽天子以國家為壽郡縣失政四民廢業而草竊姦宄得行其志此四肢之疾也綱紀不肅刺舉不公而貪猾之臣

[illegible]邪亂政彰賄褫法此腹心之疾也傾聽奸回倒持國柄綸綍出於私門姻婭列於膴仕閹寺黨於內而不知孱焉變於前而莫悟此膏肓之疾也四肢之疾湯藥之所治也腹心之疾針艾之所及也膏肓之疾雖有司命不能為矣扁鵲且望而走矣今陛下之疾得無有不見者乎不是圖也而孳孳於方術之求萬一變生肘腋社稷不安何能獨有長生之樂哉況丐游之徒本無奇秘徒挾眩幻以惑視聽竟其所終百無一驗此臣所以謂陛下之為計繆也

漢宣帝綜覈名實厲精圖治群臣往往有得罪者一日謂魏相曰朕方宵衣旰食與公卿共圖治理而績効不宣罪辟踵至則臣下負寡人也相稽首而對曰臣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簡拔賢俊而委任責成未聞人主自以其身叅之者也制命在上動輙掣肘其何績効之能圖故拘烏獲之臂鉄而不能勝矣掩離婁之目崇岱不能覩矣絆騄耳之足尋丈不能發矣斷鴻鵠之翮藩籬不能奮矣是非凡衆之所共知者乎臣又聞之舟之浮水也欲其木之厚也車之行陸也欲其輪之堅也不堅不

厚工之罪也堅矣厚矣而石擊敗輪水戾破舟此非工之罪也陛下用人亦察其用心而已矣柰何以水石罪人哉

韓休言於唐明皇曰木之折也蠹必宫焉墻之壞也隙必通焉方蠹之伏也枝葉蓋無恙也震風凌而無以庇其根隙之通也粉飾蓋無恙也驟雨注而無以衛其足國之有奸邪也猶之蠹與隙也而四方水旱之災戎狄盜賊之患則其震風與驟雨也不先去其蠹塞其隙而欲風雨之無侵不可得矣然奸邪之臣結托燮倖糾聚黨與壅蔽冕旒謏

佞宮闈猶之左右股肱之不可以須臾而離也在人主之威斷何如耳人有言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非不愛手足也誠欲全其身也今奸邪之投非有手足之戚也而其為君國之害不啻蝮螫也不能忍於一割而欲身之無危得乎陛下試審思焉

唐德宗專任盧杞屏斥忠良陸贄請對曰臣聞古者朝有進善之旌市植誹謗之木所以廣聰明而出治道也今陛下偏任奸回壅蔽耳目以忠諫為誹謗以切直為妖言讒佞高張而賢良屏跡臣竊

為陛下危之且陛下獨不聞衛侏儒之言乎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見於公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見竈以為是故見君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無人復見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今杞之佞則彌子瑕也而陛下嬖之無以異於靈公也能不為侏儒之所訕乎

或謂王安石曰鑄金可以無範乎曰不可埏土可以無型乎曰不可作宮室什器可以無規矩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為政誤矣今夫舊章成憲亦治天下之型範規矩也而乃師心自用盡變先人之舊不已過乎且子不聞鄭人之故乎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坐隅至市而忘持之也得履乃曰吾忘度乃歸取之及市罷而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夫鄭人之歸而取度也誠愚其無自信也則智吾子其改圖焉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牧者不忘其牛善為上者不

忘其下誠愛而利之要荒若一家而況甸服乎不愛而利骨肉若胡越而況天下乎昔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吾欲齋戒以身殉於物不獲從志跋摩曰刑不夭命役無勞力使風雨順時寒煖應節百谷滋繁桑麻長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修功德功德亦衆矣寧在缺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弘濟耶梁武惟不知此遂及臺城之難李後主惟不知此不免銜璧之辱

張康節昇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巳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也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

為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乃為孤寒也上
竊而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
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
臣為孤寒此臣之所未喻也玄眞子曰匹夫之孤
寒人皆知之而天子之孤寒則未之知也處九重
之尊挾雷霆之威希寵干進避罪逃慝者則有之
矣乃若同舟楫以共安危吐肺腸而分休戚者幾
何人哉明主知之親信公孤所以充心腹也愼簡
丞弼所以強股肱也尊寵臺諫所以通耳目也選
授將帥所以備爪牙也以天下之廣庶官之衆而

皆爲吾之親戚羽翼又何狐寒之患哉其不然者

夏是桀以不用伊尹龍逢而狐紂以不用三仁而

狐桓靈以不用陳蕃竇武而狐明皇以不用宋璟

張九齡而狐方且甘酒嗜音瓊宫瑶臺以明得意

而不知操戈賣國之奸已睥睨於宫庭之左右欲

無亂亡得乎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碩懦無它識出爲定州刺史

歲餘突厥入寇圍其郛郭彥高却鎖宅門不敢詣

廳事文案須檢發者於窓隙通焉賊旣乘城彥高

乃謂奴曰牢閉門戶莫與鎖鑰俄而陷沒刺史之

宅先殲焉論者以為孫彥高之知也如鼠固其穴不知水灌而鼠亡鳥固其巢不知林燔而鳥殞一身之不保而何以保萬民乎於乎今之不為孫彥高者寡矣高城深池聚兵積粟團結義勇而力保闤闠此堂奧之守也嚴固塹堡聯絡響應虜之入也堅壁清野而互相犄角此門庭之守也控扼長城修飭亭障烽堠分明而虜入先覺勁兵良將隨在遏截此藩籬之守也今也舍藩籬而守門庭舍門庭而守堂奧又何以愈於彥高之智乎

有醉人卧于市丐者盡褫其衣服而走時方寒冱

凍甚欲死隣人見而憐之取其家之被以覆之邏者執以詣縣曰是褫衣服者也其人乞自明令曰汝非褫衣服者乎何與汝事而覆之遂法之又有盜穴富人之垣墻而攫其物其主弗知也隣人知而逐之扣門以告戶扃未啓乃即其穴而入焉其主謂其盜也亦執以詣縣令曰汝不門而穴非盜乎亦法之既而上司廉之謂聽斷之不審也劾之改調令之新任亦有褫衣服而穴墻壁者以告乃真盜也令曰我今善斯獄矣褫衣服者佚不佚是非盜也穴墻壁者竄不竄是非盜也法曹椽以為

疑請復訊之令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一之已誤其可再乎已而上司廉之又以其聽斷之不審也而劾之令乃仰天嘆曰嗟乎余之不逢也褫衣服一也一以為丐一以為非丐穴墻壁一也一以為盜一以為非盜而皆不得免焉是尚可以干祿乎聞者哄之玄寘子曰今天下有司之聽斷其有不如此令者少矣而迄不聞上官之督過抑又何也

南唐後主每遇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值齋日則於宮中對佛焚燈以達旦為驗謂之

命燈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
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宋
宣政間除權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
休咎然後出命一時術者誕言惑人而朝士率奔
走之轉相依憑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
說否讀予曰二君之不能政也宜哉古有之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進退生死天下之大柄先
王所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由此道也今乃一聽
之於佛一聽之於卜使之行厚賂以免死納重貨
以干榮而折腰斷脛黜遠放棄者皆無賄之人也

其如勸懲何哉
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不惟
五穀桑麻而蒹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
麟鳳而鴟梟豺狼鯨鱷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
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稂莠
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鱷不害何獨至於人而
疑之故上有堯舜則四凶不能肆其惡上有成王
則武庚不能成其亂上有昭帝則上官桀不能投
其詐上有文皇則宇文士及不能售其佞譬之六
轡在手而操縱自如寧有僨轅而敗轍者乎苟轡

以御之而曰小人之不可驅除也則何以代天理物為哉

醯不與蚋期而蚋自集腥不與蠅期而蠅自集權倖之門不與奸佞期而奸佞集方其挾薰天之勢張震主之威欣喜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奴顏獻諛駔儈可以乘軒狐媚售奸金玉可以丘纍是以憸壬之徒肩比踵接以求其所欲而權倖亦利之猶之蛩蛩距虛相依以為命而不可解者也昔秦檜之當國也柄持泰阿以奔走天下時曹冠以教授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

讒譖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劇辯為
俠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為羽客龔鋈以治產為庄
客夏禩以出入房闥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為
說客此九客者縉紳切齒道路側目而檜方恃為
心腹爪牙此高宗所以失政而宋室終於不競也

說林十二

好尚林

東畬氏業農戴星而出戴星而入櫛風沐雨股不
友而脛無毛課其田之所入官輸其賦私償其逋
不能自謀一飽其妻抱子而織舂粮而餉昏旦𠾃
𠾃有不自聊之色其西隣之子則賈也居美惡趨
貴賤積貨成丘金帛委𧵳暇則烹肥擊鮮陳歌舞
以享客妻妾貫珠玉而被組綉乃謂農曰夫人不
可不擇所業矣吾與若同土而居者也子農而我

賈其勞逸相去者十其豐嗇相去者萬乎所目睹也吾深心閔焉盍釋爾之業而從我乎東會氏曰子言良厚獨不聞鶖鶴之不相為食牛馬之不同其轅乎吾之業農者累世矣藜藿以為膾炙布褐以為文錦芧茨以為華榱瓴甓以為壺瓚吾焉所不適哉若欲舍錢鎛而事錐刀棄閭里而涉江湖吾夢寐猶將惕焉又何能從子之後乎既而賈以航海而溺其子驕其富也日聚無賴以飲博不數年而蕩覆其貲所居鞠為榛莽而農之子孫猶世其業

齊有鍾吾生者說先王之道踐仁義之途結蓬茨於汶陽之奧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與顑頷終日衣懸鶉而結之侯樂生者其友也過而唁焉曰吾子豈病乎何言之不揚而色之不澤也方今王靈不競諸侯力爭而抱奇擬頴之士莫不投袂而邁主蘇張以縱橫孫吳以戰闘稷下之徒以辨說咸得行其所志而徼其寵祿以子之仁義而欲售於時無乃不可乎昔魯人有身善織屨妻善編縞冠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夫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足縞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

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今吾執而不變吾懼子之為魯人也

淩虛子遊於無極之野放於八荒之裔窮天地無不之也西南至一國焉其人身多毛而頭戴采貪如豺狼暴如虓虎好聚貨財而掠食人𣪊強者搏弱壯者奪老畏群而擊單其名曰饕餮又西之一國焉其人獸身而人面語必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竦而密言遠而近類相反也其名曰誕又東之一國焉男皆采衣縞帶玄冠女皆衣緜男女恭敬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

患投死救之其名曰敵凌虛子謂其僕曰此皆天地之赤子也而善惡不同若是吾甚閔焉吾將諭誕人以忠信導饕餮以善良汝其從我乎其僕曰子必無往冰寒而火熱性所定也鳳儀而鴟攫其類爾殊也子欲以三寸之舌而變億萬之衆一不聽能無辱乎凌虛子曰非汝所知也吾將逞儀秦之智窮稷下之辯囬其耳目而袪其宿痼殆猶發蒙耳乃長驅而往婉喻曲辟以中國之道道之誕人曰子知吾之誕而不自知其誕也從子不益繆乎遂譁而逐之至饕餮之國則曰是欲空吾室廬

而奪吾衣食者也其為饕餮孰甚焉若縱之出境非我利也置鴆於酒而飲之遂不得返

吳門有大駔累貲鉅萬立金積玉無算也綺縠充於筐篋米粟朽於廩庾而日經營不已鷄鳴而起把衡量執牙籌而較其出入至夜分不得息焉其老傭憐而告之曰夫人生百年至易盡也寶鏹之積豈不為少矣奈何以有限之身而殉無益之貨乎不聽數言之不置主人以其撓己也而惡之乃潛置十金於粟中若遺忘者老傭探而得之乃日謀治生之計坐不安席行不正步偵貴賤籌生息

即就寢亦不能寐也他傭又知而憐之謂之曰亦有以劉先生之事相告者乎曰劉先生何如曰其人居衡岳紫蓋峯下穴石為居間出縣市乞錢得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携帚拂走諸廟寺展除神像塵垢以為常有一富人贈以綢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衣敝褐如初也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庵有門不掩歸而就寢門亦不扃自得此袍不衣而出則心常繫念因市一鎖鎖之衣之而出歸則固扃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存始悟以一袍之故而撓吾方寸大為失計適

遇一人捐而與之吾心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為子所累矣今子知主人之自苦也而不知己之自苦也得非大惑與老傭聞其言惝然而覺遂以金歸主人而主人卒亦不悟

子賤為單父宰陽晝送之曰夫治猶釣也投綸措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終日而獲一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佩之以行未至單父而冠蓋交接于道子賤謂其御曰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于是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圖事三年邑以

大治玄冥子曰魚不擇餌非魚也餌不擇魚非釣也今夫懷奇抱穎絕群超類之士孰不欲定國謀王顯名於天下後世哉而往往亢引自高不輕委質者以所以餌之非其餌也是故伊尹起於三聘呂望載於後車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此皆不屑為陽喬者也

或謂蔡京曰公亦知李泌之事乎肅宗之還京師也泌方信任而懇乞引身曰臣有五不可住臣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奇帝勉留之力辭而去今公之不可住亦多矣而五者

不與焉君心蠱惑不能引之於道一也左右便嬖擁聚蟻集而不能去二也進退不公賢否倒置三也賞罰無章朝綱日紊四也艮岳之役中外騷動五也花石之綱害及草木禽魚而有司死者不知其數六也兩河之役妄起兵端七也林靈素以奸術眩幻縻費帑藏曾無紀極八也四夷交侵邊鄙日慼九也賦斂不均役使不節民無樂生之心十也士馬日耗武備日弛莫或振飭十一也百官苟苴日入權倖之門而公家特甚十二也親戚故舊妄干公之恩澤十三也郎君怙寵生殺自如口銜

矣憲奔走百僚十四也有一於斯尤懼首領之不保而况猶有不盡言者乎突炎棟焚而方且為燕雀之樂竊為公危之

或謂玄谷先生曰蓋聞鶡鵬不戢翼於榆枋神龍不棲身於汙濘物各有所托也蟄虫以春而啓戶蟪蛄以秋而揚聲時各有所乘也今海內昇平豪傷競騖丙魏推轂則台鼎同升金張借譽則青雲立致厚貨朝入䟦鰲可以遊遨康莊寶賂宵通氷淵可以轉暘谷今吾子懷經綸之具蘊黼黻之章乃踽踽白好匿身隴畝甘雕蟲之小技而棄闕閱之

鴻勳習斥鷃之卑棲而虛廟堂之榱棟意者其有遺慮乎竊爲子羞之先生曰吾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他者也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強以自獻刖斯及之矣閭娵天下之美麗也不媒而嫁衆斯賤之矣且夫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如枉己以殉名亡身以殖貨是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也取之者輕而棄之者重能不爲世人之所嗤乎

吳人有好古者盡券其田產以市古書畫罔利之徒呼嘯而趨焉挾持丹青圖史之屬僞爲前代款

識及門無不售也然眞者十之三四而贗者十之五六率數倍而與之直所知或語之故反以為誑已也而不聽乃載以大舟從群僕而游於上都陳之廣肆終歲不售也乃易古器焉凡尊罍彝鼎刀劍環玦之屬罔不畢集其眞者十不一二而贗者十之八九又數倍而與之直舟載而歸久之益不售也資用日絀而衣食不繼其子泣而言曰家幸饒貲又幸而生於廛市居美惡逐什一之利孰不可以糊其口哉而倀倀茫茫為是自困者乎吳人扶其子而罵曰豎子何足以知之夫人惟無寶之

患而非不售之患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三刖其足而後見知函治氏之劒也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許臨死屬其子曰必無獨知今子之爲千金也多矣惟懼若之不知而妄售之也又何尤於我哉既而吳人死其子日持其遺器以泣卒不得售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穽行不脫凡俗謂之痼此數者士人之大戒也昔張儀蘇秦同志好學迭翦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食于

路遇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以墨書掌及股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剥樹皮編以為書帙以盛天下良書鬼谷子見而異之乃卒以其術于諸侯震動天下夫二子學縱橫之術而猶勤苦若是而況於學聖人之道者乎一暴而十寒翹首而望洋吾未見其有成也

有士人苦志修行不殺生蟲不踐生草夜則焚香祝天久而不懈一夕方焚香忽聞空中神人曰帝閔汝誠問汝亦有何欲答曰惟神之命神人曰吾欲使汝華池彌望芳苑逶阡車馬如水僕從如雲

以逞遊觀之樂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積金成丘累玉爲阜囷庾連廛錢緡貫朽惟子之所需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丹楹畫棟綺服羅幃歌鍾與塤箎迭奏舞女與優戲雜陳以娛妻妾以悅賓客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紆紫綬佩金符旌旗前導騎卒交馳威靈肅於列郡號令振於方隅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秉文軒曳玉珮劍履行於殿陛班行冠於百辟何如曰不願也然則子有何欲曰小人志不在大但願寒不失衣飢不廢食入山而樵入水而漁以泉石爲圖畫以岩穴爲軒楹

以清流為甘醴以風月為良朋出無追呼之擾入無愁咨之聲逍遥容與以終吾之身不亦可乎神人大咲曰子之所求乃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得而有之吾無以應子之求矣無已則如前數者而取一焉吾當請命于帝矣

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粮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

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床而
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
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
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
曰君平之論有餘不足旨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
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
足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傍之金枵腹行丐而
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氏損公室以
益私家臺卓治郿塢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者也
君平以百錢自足誠高矣乃яр聞澇佚之喻而遽

絕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玄冥子退耕於野韜光斂跡影響不聞於人或嘲之曰吾以子為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藏而川媚玉韞而山輝美之不可掩也蘭蕙不以易地改臭金石不以積載渝堅性之不可變也今子誦說先王之道自負希世之珍而乃托處山林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疏朋舊無問訊之書當道不以政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猶有遺行乎玄冥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螗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蚤高

而建旗則所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並明而鐸並響也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涼之跡而為賢不肖之斷案則夷齊慙於盜蹠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

支離子曰人知有意之獲而不知無意之獲也故志於立名者喪其名志於成功者敗其功傅說呂望無意於功名者也是以功成而名顯鞅非商有意於功名者也是以身死而名隳昔楚有釣魚者甲與乙分石而釣甲得魚至多而乙不得魚乃

易其處甲又多獲乙乃投竿問曰食餌同釣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耶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為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逝矣乙乃如其釣而為之則連得魚此有意與無意之說也

有談孔顏之學者歛手而鞠躬禹行而舜趨盛暑不敘服造次不解嚴行於衢路則聯尾鑠以為佩鏗鏗琅琅兒童隨而噱之群犬爭吠焉其見人也坐則視其鼻咲不見其齒語則拱而對先生長者頗疑之曰是殆有所得乎已而稽其操履則多行

可愧鄉黨不齒也或以語支離子子曰屢貫亂壓

麻農敗田謠夫挠邦人皆知之矣偽學亂道人盖

未之知也昔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咲指東畫西

歲餘與孫叔敖無辨也今人之學孔顏也曰論明

心見道主敬致知之旨徒譽其師友遜其朋紫前

倚衡以爲孔顏復生矣而其實則有大不然者蓋

滑稽俳諧可以口耳學而聖賢之道不可以口耳

徒學也

齊桓公求士於四方不至問於鮑叔牙曰豈天下

之廣而賢才之產乎寡人側席以求士而士無至

者何也鮑叔牙曰烏棲擇木魚潛擇淵為其托而安之也君不見赤澤之郷乎其高參天其枝如車蓋蔭可以坐數十人然而居者弗息行者疾趨而過之則以積蝟衆而隕刺多也鄭人之市酒也酒甚清旨尊罍甚潔置表甚長而沽者不至則以猘犬之捍其門也今君之朝得無有猘犬與積蝟乎未得其蔭而先得其刺酒未嘗居而醫之者至士亦何利而來乎

東閭氏與西鄙氏少相善也長相婚也東閭氏居在市鼓鑄以為業西鄙氏居在田播藝以為業日

用百需無弗給也既而東閭氏不戒於火西鄙氏
墊沒於水各失其業乃謀於南郭先生欲改圖焉
南郭先生曰盖聞之聖智不能違時王公不能易
二子所遇適然非業之不善也語有之鵜志於
鴷志於木鵜之在罧也不必得魚也而得魚其
也鴷之在木也不必得蠹也而得蠹其常也如
以無魚而徙於木鴷以無蠹而徙於罧則枵腹
死而已矣何生之能為二氏乃不改業
中鎮江一酒官日會賓客飲食極於精腆同
盛具招延亦不下箸必取諸其家務以奢侈

勝人僚屬每苦諫反遭訕辱劉琦者其故騎從也後至臨安坐茶肆而酒官褁碎烏巾着破衣裘半沾泥汙跣足而行纍纍如也入而相揖形容不復可辨怪而問其故酒官具自陳說琦惻然曰亦記昔時相勸乎曰天實降罰何所追悔琦乃餉以羊酒贈錢數十千使贖誥身又有郭信者父爲內諸司官獨信一子愛之甚篤遣就學臨安信自儇一齋好潔衣服少不整即更治之浣濯者不復御貢士黄德琬適與之隣每力勸不聽後黄再入都訪其親陳晟而信乃爲晟教子月得千錢衣冠藍縷

身寒欲戰黄以數百錢濟之無營子曰甚哉奢之不可不戒也數畝之山棫樸生焉薪槱以時數口之家可無乏爨若盡其根株而斬焉其有能生者寡矣數仞之井當百家之市汲之以時水漿不絕也若竭而取之則為脊井矣財用盈縮夫豈異是乎又况天道惡滿鬼神忌盈凉德而厚享縱欲以賊物祿分既踰而罪過日積其能免於幽明之譴乎故曰儉德之共奢惡之大觀於酒官與郭信可以戒矣

或問於玄真子曰今天下敝矣好惡不公而是非

無定譽蹶驕而詆隨或妍媸毋而醜闇胥機阱隱於諛色干戈起於舌端變幻而詭隨者比比皆是也爰之何無虞乎玄冥乎日是奚患哉佞色不能悅堯之目淫聲不能入舜之耳人各有所志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霜雪而松柏冬青物各有所值也是故冰可溶而不可奪寒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溶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君子豐仁義之幹固禮義之防可生可死可榮可辱而不可以易一介之守彼習俗之風靡亦何與於我哉

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徼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居李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　逃名於藥肆終無尋殆遯難及矣越蠡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黃老以辟榮亦其次焉范雎感蔡澤一言超然高謝鄧禹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僇孔融禰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賓王被誅於武氏是皆徼當世之名者也

丈離子潔身修行禹步而舜趨鄉曲譽其賢良四境服其高義玄宜子過而問曰子奚不仕丈離子曰亦嘗爲之矣裋褐可溫則錦綺失麗藜藿可飽則罔食遜甘集菀而附腥非計之得也且予不閑乎爰居聽樂而銷蒐犧牛入廟而喪魄欲以脫身斯亦晩矣玄宜子曰雖然吾懼子之爲鰥魚也昔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而子何以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遇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

雖難得貪以死祿矣故吾懼子之為鰥魚也夫離子聞言而惕然終身不仕

墟里之人嗜腐得羊豕鳥獸之肉弗治也而縕之漸以滫瀡覆以蒿薙積之以日月育蛆盈寸而後食之謂膾炙不過也海門之人好臭攫魚鱉螺蚌之屬投之土坎升之甕盎鮑魚薨新陳錯沓交積腥聞十數里行者掩鼻而過之其鄉之長幼嘻嘻于于以為適也一日二鄉之人賦役于有司有司詰之曰汝人也不好香而好臭不嗜潔而嗜腐腸胃齒牙皆穢惡之積也夫人莫不惡之而猶不知變

乎二鄉之人曰小人之嗜腐與好臭也所居鄉則然也其鄉之不能去而柰何欲變之吾獨悲夫非其鄉而習其習者也今夫佞色諛言以希意旨自甘婢僕之態非臭腐乎不勝富貴之欲吮癰舐痔為傭奴之所不屑為非臭腐乎剝㕓贏之膏血不擇可否而納之胃腸非臭腐乎朶頤豐養之豐鼠竊狗偷而啜食其餘非臭腐乎腥膻之德聞於上下有舌在口莫不訾議非臭腐乎毒痛刺骨觸者立斃君子不親庶人不附非臭腐乎此數者天下之大諱也不是懲也而區區於陋俗之問非小人

之所敢聞也

古本

說林十三

明術林

越王示薛燭以寶劍五其最後者尤異薛燭曰是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

魚腸五曰巨闕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已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越王遂不賣石祁子曰人知劍之為寶而不知德之為寶也德也者不銅而材不冶而合不淬而利天子得之以保天下諸侯得之以保其國大夫得之以保其家士庶人得之以保其身鬼神見之不近蛟龍見之不害蘊於一心而威行乎八極彼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又惡足以易之哉

漢武帝謂鄭當時曰治何爲先曰用賢爲先帝曰
國家之求士亦至矣賢良方正孝弟力田博聞有
道諸設科豈少也而朕又以蒲輪束帛迎山林高
尚之士且卿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
每朝推轂天下長者惟恐後之何効用者寡而負
上者多也對曰陛下審以賢之有用與無用耳毋
論其求之之難也陛下知夫玉乎夫玉者色不如
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而取之甚難越
三江踰五湖放乎崑崙之巔千人往而百人返百
人往而十人返比其至中國也直之連城覆十萬

之師而解三千之圍則以至實所在不憚難求之耳若陛下之視賢亦如視玉也又何問於求之之難哉

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夫五味所以養生也偏而用之猶足以致疾而況用人以為國乎故多用論議之臣則臺省病多用便嬖之臣則朝廷病多用征斂之臣則四農病多用權酷之臣則商賈病多用戰鬪之臣則邊鄙病用以治國適以亂國何異五味之偏用以致病者乎

人有烹狙召隣隣者以為狗也食甚美後聞其狙據地而吐之未始知味也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遇小人則陷於溝壑未始見路也人不知道則美惡由人猶夫食狙而以為狗也夷險由人猶夫可左而可右也是故君子勤於問學廣其聰明以口辨味而不以耳辨味以目擇路而不以耳擇路

人知物之欲潔而不知身之欲潔也虫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殘一簞飯捐不食此非必有傷生之害也而棄之捐之誠惡其不潔耳其於身也則不然

有妖艷之汙有便嬖之汙有貨財之汙有田宅之汙有爵祿之汙有交游之汙近之足以殺身遠之足以敗名豈直虫鼠之為蠧而已哉不惟不之屏也而日兢兢以求之可不謂大惑與

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聲之相應也注水於地而流必先濕施火於薪而然必先燥類之相應也山之雲草莽水之雲鱗鬣旱之雲烟火雨之雲濡絜氣之相應也故人與勤者處則偷怠之志消矣與儉者處則侈靡之志消矣與恭者處則傲慢之志消矣與仁者處則慼悍之志消矣此猶物之從

其類也

凡學者定其業然後能專其心專其心然後能聽其說聽其說然後能習其藝習其藝然後能成其名昔造父始習於泰豆逢門始習於甘蠅御泰豆射甘蠅而不徒習以為性者也習以為性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如一以為車一以為舟一以為奕一以為蹴則雖泰豆口授之嚮甘蠅日授之矢亦何能傳其術乎

人情莫不欲祥而惡妖然人知物之為祥而不知身之為祥也知物之為妖而不知身之為妖也有

道之世不能無祥猶無道之世不能無妖也昔者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曰若國有妖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弭妖之道奈何曰民不興仁則修仁民不興讓則修讓民不從令則修令躬行以倡之禮樂以導之法禁以齊之以身化家以家化國以國化天下此弭妖之道也

世之不當事任者操切制之言曰變祖宗之法者

死無赦其當事任者人告之以救獘之政亦自解曰變祖宗之法者死無赦夫祖宗之法非不善也世易時移而獘生焉庸可執以爲治乎誅辟之禁亦謂法本無獘而亂之以便己私者也安在其無變乎昔荊人欲襲宋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而荊人弗知也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向其先表之時可導也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良醫之治病也病萬變藥必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爲殤子矣夫先生之法猶澭水之表也亦猶夫

良醫之方也循表而不悟能無溺死乎執方而不變能無殤民乎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也見瓶水之氷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如必升九天之上而後知日月星辰則乾象終不可測矣必履八極之遥而後知山川風俗則寰宇終不可紀矣必與鴻蒙盤古之人游而後知因革治亂則往代終不可述矣是故君子不器

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皆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莫之譽則名盡莫之愛則親盡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在於不聞也聞之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故桀不聽伊尹而湯聽伊尹湯以之興而桀以之亡虞不聽百里奚而秦聽百里奚虞以之

滅而秦以之覇
鏡以鑒物也有天下國家者以臣為鑒有身者以
友為鑒然鑒以正直之人則美惡畢照矣鑒以佞
諛之人則好醜易位矣昔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
王會朝雨摳衣而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
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
夫之狀也喟然嘆曰侍者為吾聽行於王也夫何
阿哉又況聽行於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不益甚乎
而無以自鏡也則殘亡無日矣然人皆知鏡之明
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

已也功大得其細而失其大此之謂不知類也物有易知者有不易知者無似者易知而似是者則不易知也故牛有角而馬無角此易知也烏白而烏黑此易知也桃春華而梅冬華此易知也荇澤生而萆陸生此易知也惟夫鰕之疑於鰊也鷉之疑於凫也櫞之疑於橘也芎藭之疑於江離也此不易知也故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也而聖人之所加

慮也是故以堯為左以禹為右以舜為御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山而問漁師豈三聖人之智不足於漁牧哉我處其疑而彼處其無疑也

行莫貴於一莫不貴於二人之所以衣裘者為其能温而不能寒也人之所以乘舟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沉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僻也孔子卜得賁語弟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美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善也黑而黑善也夫賁也又何善乎是故君子之行也一

舟一於舟車一於車農一於農士一於士為子一

於孝為臣一於忠惟其一而已矣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勢不兩大也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權無二馭也故刑賞予奪此人主之所以獨
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
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
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
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
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五者國家之大患也然
又有患者陽遜其權而陰竊其柄善則稱已過則
歸君君以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君以為順而

不知其大不順也其患在人主好操切之名而無綜覈之實佞幸知其可欺也或預為讒說或逆探意旨名為獨斷而實墮其奸此豈特五壅而已哉故人主之道清靜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誠與偽不自計慮而知休與咎群臣陳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誠有功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也則雖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上以風化下謂之風下以政成習謂之俗風俗之

美惡在上而不在下者也故堯舜之民好仁桀紂之民好暴夏之政忠民從而忠商之政質民從而質周之政文民從而文此猶風之行草所向而靡者也昔者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之厚葬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是故為政者患導之無方不患民有所不從患令之不肅

不患俗有所不格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與乃以左氏易之群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君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君子謂衛嗣君可謂知政矣不以地廢法魏王可謂能與善矣不以當法之人易地

天下之事莫善於有度莫病於無度人之習事莫易於無度莫難於有度是故堯舜之治周孔之學而人不能及由有度也縱橫之術稷下之辨而人皆能之由無度也今夫新礪之矢鷇弩而射雖寘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以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為拙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故善治者以堯舜為度善學者以周孔為度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是故與禹臯陶謀而帝與伊尹周公謀而王與管仲狐偃謀而霸與崇侯虎李斯謀而亡謀及婦人者殺其身謀及宦官者殺其臣此已事之明鑒也

為治者貴乎責其實而不貴狥其名人之言曰如

保赤子夫赤子一也視母養之則肥實也乳母養之則瘠名也民猶赤子也良吏牧之則安實也殘吏牧之則困名也昔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而甚臞何也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今之民疾苦鮮寠亦甚矣雖有言能達令長之庭乎又能達郡守之庭乎又能達藩臬監司與天子之庭乎為之牧者大抵皆韓宣子之騶也寬恤之詔免租之令凡以益漁獵者之囊槖耳欲民之無臞得乎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錣筴進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逐逸而旁出因痛捶之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筴所以進之也而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而利錣在後今人主之用人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是故以馬御馬則可以追速致遠反是者必敗其車以人用人則可以敘探熙載反是者必僨其邦今夫毀譽之亂眞進退之失當功罪之蔽賞罰之悪

章雖有彥哲之才忠藎之志而左挽右掣跋前疐
後此其爲錯綴也多矣欲以求治不亦難乎
或論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
專之爲害不可也曰然則貴參乎曰車無二御舟
無二師此參之爲害不可也何以明之昔者高宗
一用傅說而興殷成王一用周公而安周此專用
之爲利也齊湣王一用淖齒而殞身於東廟趙主
父一用李兌而餓死於沙丘此專用之爲禍也成
湯兩用伊尹仲虺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夫兩用
臣者國之憂則是成湯不王而齊桓不霸也齊兩

用田成闞止魏兩用犀首張儀使兩用而皆利則簡公不弒而魏西河之外不亡也是故人君之御臣也不恃其不吾欺也恃吾之有不可欺也不恃其不吾畔也恃吾之有不可畔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佞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

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治明君之治國也非能分民以財也而能節民之財也非能使民之不用也而能禁民之不安用也禁之之道奈何曰君不好臺榭則民不飾宮室矣君不好觀望則民不飾輿馬矣君不好綺麗則民不飾衣裘矣君不好靡曼則民不飾妻妾矣上下皆儉則國必興上下皆侈則國必亡故文帝以崇儉致殷富而武帝以侈泰騷動海內仁宗以崇儉致治安而徽宗以侈泰陷身漠北

學無精粗而患其不專業無利鈍而患其不熟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所以立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咙其事亂不可使變業變業則其術疎其志惑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學校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無雜處也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無變業也是以肄誦習而禮義生耕耨習而衣食足模範習而什器精轉販習而貨財聚國之所由以治也如以農慕工曰曷不為食於人者之易也以工慕商曰曷不為什一之利也以商慕士曰曷不為軒冕之榮也此猶厭雞犬而畜飛鴻含

閭里而徙殊域也能無困乎哉

法者仁義禮樂之相也聖王之所以一民者也立法者君守法者臣法於法者民昔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惟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法禁之不明而欲以一民是猶埏土而不以鈞鑄金而不以範者也欲器之成得乎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之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壞碎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故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畜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敺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莫之能禁不待因權於人故佚田之言非也石祁子曰甚矣管仲之善於謀國

也如其言也不惟可以霸抑亦可以王矣
優孟之言曰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而
可為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
孫困窮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
子孫以家成此言貪吏豐殖而廉吏則寡資廢輿
之所由以異也以今觀之殆不盡然廉吏謂已之
不黷也往往矯亢以立名峻法以繩下適輕而重
適出而入非破肌決膚則亡身殄世此人情之所
共咎而天道之所甚忌也子孫欲無衰得乎貪吏
謂已之不潔也上懼駁正於監司下懼訐讁於豪

猾宜重而輕宜入而出非甘言以平怨則詘法以伸情此人情之所同悦而鬼神之所不譴也子孫欲無興得乎是故君子之持身也可廉而不可貪其行法也宜恕而不宜刻若恕而不貪廉而不刻斯善之善者也

立而不能不弊者法也窮而不能不變者時也然古今不同制此一患也遠近不同俗此一患也愚智不同識此一患也上下不同心此一患也故革弊如應敵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獲而荒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

若謗作故晁錯之削七國策非不忠也而有東市之誅司馬光之除新法政非不良也而有紹述之禍賈誼治安之策善矣而卒不能革暴秦之舊杜牧罪言之陳至矣而卒不能銷藩鎮之患君子欲有為於天下而不先審上下之交其有能濟者寡矣

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性有所不可變也合抱之松無庸於竫人之國如甕之瓠見棄於䠸體之邦用有所不可通也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物各

有所制也大明普照飈鼠惡其昧目毒霧揚氛輪蛇喜其得時物各有利有不利也騂騮騄耳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邪以之刈草不若鈎鐮之利物各有宜有不宜也千斤之象不惴虎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物各有害有不害也惟人亦然是故先王之為政也以人治人不以已治人以物制物不以已制物

民之善以君不善以君生於堯舜之世不能不善猶生於桀紂之世不能不暴也今夫鸜鵒野鳥也養之樊籠則馴牛馬家畜也縱之曠野則悍是故

有以導民是馴鸚鵡於樊籠者也無以導民是縱牛羊於曠野者也天子者天下之君也守者一郡之君也令者一邑之君也天子仁則天下皆仁守仁則一郡皆仁令仁則一邑皆仁此猶影之隨形耳教導之不明禮防之不立而徒以刑罰而已也是猶鷙鷙之樊籠而日殘豕之庸能生乎

山積草木土石以成其高塊而視之碎厲欹斜叢雜荒穢不可勝指也去而之千百里之外朝烟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若螺髻其美亦不可勝指也海積溝渠汙瀆以成其大勺而計之臭腐穢

惡濁濫汙垢不可勝道也去而之千萬頃之間涵天浴日興雲吐霧圓光布珠方影凝璧其美亦不可勝道也故觀山者不於近而於遠觀水者不於小而於大君子之學亦然一偏之善未至也一藝之名未至也一節之高未至也必也併包衆美兼總衆善積一成十積十成百積百成千以萬以億如山之不卻浮埃也如海之不擇涓流也仰之者不知其高測之者不知其深文章著焉功業崇焉其斯以為至乎

治兵之法莫善於寓兵於農莫不善於以民養兵

調兵募兵策斯下矣以民養兵耒耜不親而坐食轉輸擊鬬不習而空隸尺籍烽警一聞四出召募謂之無兵可也調兵募兵以百姓之脂膏充游食之腸胃調遣則逗遛見敵則奔潰汙人婦女略人貲貨謂之盜賊可也善乎胡仲淵之言曰軍旅錢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蠲其橫歛令民有田者畝二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則是得兵一萬也米四十萬石則是得兵二萬也有事則應敵無事則歸農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民間之粮固

在也隣里相保不得逋逃而各爲其親戚墳墓也則必致死於敵矣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強而國富孰與養兵之耗費召募之狹民者哉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檠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善用無用之物也拯溺者不以尋丈之纆索而以金玉決眯者不以毫末之藁針而以鏌鋣此不善用有用之物也以刖守門以宮守宮以眇視準以聾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逢蒙御車以王良操機織錦者使之鍛攻玉者使之圬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是故明王之治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益

適能以無用為有用也愚主之亂天下也其人與
物非加損也安以有用為無用也
楚王有白猿自射之則搏矢而熙非猨之不畏矢
也以所以射之者不能傷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
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越人
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非魚不食也所
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詹何執竿投而擐唇吻
者能以其所欲釣也是故有以禁姦則法立而人
知畏無以禁姦則法立而人玩之有以順其欲則
惠行而人知懷無以順其欲則惠行而人不親

冠雖至瞶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使盲者語瞶者走則不免於難失其所能也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是故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棄短以用長則瞶盲可以避寇棄長而不用則鏡戟不能効其能此用人之說也

處世之道莫貴於無心莫不貴於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也虛舟之觸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怨而閑虎所無

心而人有心也故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是故法

之所以為治者貴其宜而不貴不宜金石管絃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所以飾怒也觴爵俎豆所以洽喜也衰絰菅屨所以諭哀也皆因其宜而爲之者也畫餅於案非不具也而不可以療枵繪屋於圖非不美也而不可以入處剪綵之衣難服約啓之舟難乘以其非所宜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

對王曰善是故聖帝明王之為天下也不先治民而先以治已猶之鑄金者不求巧於金也正其範而已矣埏土者不求精於器也正其鈞而已矣舍範與鈞而欲求工之良也其可得乎